

# 迦陵录

朗无邪◎著

迦陵鸟又名迦陵频伽鸟，曾是唐宋净土变中常见之瑞鸟，迄今却鲜为人知。宋杨万里诗云：“忽有仙禽发奇响，频伽来自普陀山。”

元朝末年，一个动乱的年代，英雄佳人；花花相对；叶叶相当；迴然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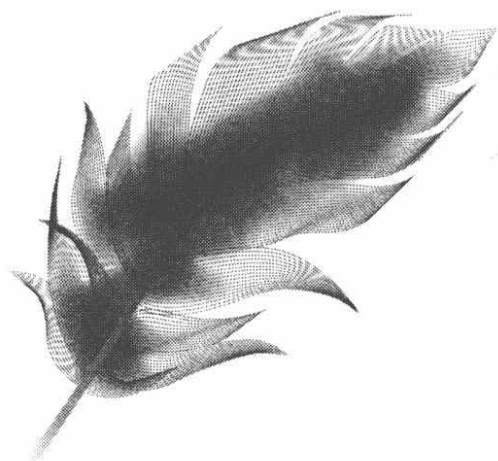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迦陵鸟又名迦陵频伽鸟，曾是唐宋净土变中常见之瑞鸟，迄今却鲜为人知。宋杨万里诗云：“忽有仙禽发奇响，频伽来自普陀山。”

元朝末年，一个动乱的年代，英雄佳人；花花相对；叶叶相当；迥然有序……

# 迦陵录

朗无邪◎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迦陵录 / 朗无邪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71-1464-2

I. ①迦… II. ①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7171 号

责任编辑: 张振华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http://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mailto: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经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7.5 印张

字 数 16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171-1464-2

## 目 录

### 上部 秋水寒，青衫薄

|      |      |     |
|------|------|-----|
| 第一章  | 冥会苍绿 | 2   |
| 第二章  | 初涉江湖 | 12  |
| 第三章  | 玉笛璆吟 | 18  |
| 第四章  | 大知闲闲 | 25  |
| 第五章  | 一枝琼花 | 35  |
| 第六章  | 铁骑踏尘 | 39  |
| 第七章  | 渔梁古镇 | 43  |
| 第八章  | 六粒解药 | 50  |
| 第九章  | 凤凰小镇 | 56  |
| 第十章  | 柳黛初见 | 61  |
| 第十一章 | 小鹿饮泉 | 66  |
| 第十二章 | 青梅偶遇 | 70  |
| 第十三章 | 李代桃僵 | 77  |
| 第十四章 | 汐瑶小筑 | 97  |
| 第十五章 | 晨光熹微 | 108 |
| 第十六章 | 四句偈语 | 113 |

|      |      |     |
|------|------|-----|
| 第十七章 | 杏黄兰集 | 115 |
| 第十八章 | 敬亭变故 | 122 |
| 第十九章 | 濠州相会 | 129 |

## 下部 桑梓情，游子意

|       |      |     |
|-------|------|-----|
| 第二十章  | 芳心珊然 | 148 |
| 第二十一章 | 大都布局 | 151 |
| 第二十二章 | 沧桑难言 | 155 |
| 第二十三章 | 淮安哥哥 | 157 |
| 第二十四章 | 香馥若兰 | 161 |
| 第二十五章 | 官场玄机 | 165 |
| 第二十六章 | 碧海苍梧 | 170 |
| 第二十七章 | 林杨进宫 | 173 |
| 第二十八章 | 纨绔莽夫 | 177 |
| 第二十九章 | 皇后奇氏 | 181 |
| 第三十章  | 林中野兔 | 184 |
| 第三十一章 | 纲纪之政 | 186 |
| 第三十二章 | 临阵易将 | 189 |
| 第三十三章 | 饮马江湖 | 191 |
| 第三十四章 | 甘泉山上 | 197 |
| 第三十五章 | 百里青岚 | 200 |
| 第三十六章 | 百里遗孀 | 203 |
| 第三十七章 | 村野风筝 | 206 |
| 第三十八章 | 孤独灵魂 | 209 |
| 第三十九章 | 汝心懵懂 | 212 |
| 第四十章  | 骠骑将军 | 215 |
| 第四十一章 | 苗帅残军 | 218 |
| 第四十二章 | 人各有志 | 219 |

|       |      |     |
|-------|------|-----|
| 第四十三章 | 香姐打鱼 | 224 |
| 第四十四章 | 云霞映天 | 227 |
| 第四十五章 | 各有天命 | 229 |
| 第四十六章 | 思乡心切 | 233 |
| 第四十七章 | 汐瑶复明 | 238 |
| 第四十八章 | 洛秋归去 | 241 |
| 第四十九章 | 白云故乡 | 244 |

## 上部 秋水寒，青衫薄

“姨娘现在是哪一年了啊？”

“嗯，掐指应是公元1406年了啊，怎么了小云？”

小云嘟着小嘴：“这么久也不来看云儿，每次给你说些新鲜事儿，姨娘都故作惊愕之状，以为小云看不出来么？不理你了。”

林汐瑶掩嘴轻笑：“呐，乖小云，姨娘给你讲个故事作为补偿如何？”

小云一把抱住汐瑶的脖颈在她脸上“吧滋”一声，小嘴狠狠在她脸颊啄了一下。“嘻嘻，就等着姨娘这句话哩！”

经年以后，小云把姨娘讲的故事大意汇集在几方丝绢上，以供族人闲娱意绪，后流转遗失。于此，据逸闻经拙笔梳理后录下。

## 第一章 冥会苍绿

元末，秋夜静好。这是一个幻化与动乱的传说年代。

“永而盈之，莫之能守，清灵空虚，星斗遗咎……”少年口中念念有词，信步于院落篱庭。一头黑发紧绾，面若冠玉，眉清目秀，月色渐朗，清辉之下更显利落俊雅。

少年名为柳洛秋。其父柳钰，街坊们的口碑：为人忠厚，相貌堂堂。永年人氏。

对于父亲的印象柳洛秋有些模糊，只有六岁以前一些三三两两的事时而会浮现在心头。他记得父亲有次从官衙回来，他欢天喜地的跑过去，父亲抱起他转了两圈，自己伸手到父亲怀中掏出一个糖人。父亲当时哈哈大笑。直到六岁那年的一天，母亲令他穿上白缎子布，头上还让他扎上了条白布带子，他当时觉得很好玩；那天，他跟隔壁小梅一起玩捉迷藏玩得很开心；但那天之后就再没见过父亲，他哭了好多天。当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坐在父亲肩头的时候，他还是会去平时捉迷藏的那间残破的小屋子，一个人躲藏起来独处一阵。他想不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见别的小孩跟父亲在一起时不去那个无人的残破小屋了的。

或许是从邻居小梅跟他两人两人过家家然后去野外采摘酸枣时开始的，那天他被酸枣枝条上的小刺扎破了手指，小梅握起他的小手吮吸那些血珠。“你干吗？”小梅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我娘说这样好得快，还有哇，你等等。”左右环顾下，朝着一处地洼地跑去，回来时手里多了几片艾叶，“我给你说呀，你不许笑话我，去秋，跟娘在人家收过的地里捡地瓜回来，晚间，娘亲在砧板上切地瓜时，我一时嘴馋，忍不住伸手去拿切好的片，娘亲紧张地赶忙回避刀锋，还是让捎破了点皮。娘亲松了口气骂了我几句就出去了，你猜怎么着？不一会儿回来就弄的这些，好得可快了。有次雨天，我爹背她回来时滑倒蹭破手臂，她用几缕青丝把艾叶外敷缠好痊愈的。”

柳洛秋听她说着、任她包着，心想大人说的错不了，点着头。

一根长长的秀发缠好，却难打结，小梅又拔了一根，这次少缠几圈，小嘴一撅吁口气，“不过呢，我不懂娘为什么不给我用头发缠绑却用麻绳。我当时嚷着也要用头发，娘说‘艾叶，（爱也），艾叶（爱也），只能用以有心之人，方能永固恒久’。”柳洛秋见她包好了，有点不耐烦地说：“什么哎呀嘿呀的，咱们快走吧。”小梅怯怯地朝他点点头，又从怀里摸出一把酸枣，挑了个最红的给他。他记得那酸枣出奇的甜，甜得核都舍不得吐出来，酸枣核随着一股酸甜的味道“咕噜”滑落肚中。

他记得，两人一起跑累了，笑累了，但那笑声似乎还在旷野里起伏不断。那的确是段好时光，他俩望着那山上漂浮着的白云，仿佛世间只有两人一样。那段日子开心极了。

小梅她娘，况陈氏晚间拿着况普天从山西托人捎来的信笺，请赵慕沅帮她念念，她只认识况普天三个字。

那晚，陈姨没有马上把信笺交给洛秋他娘，只是笨拙地捏着、内心翻涌着。终于，鼓起勇气轻轻地拆开信笺，盘腿坐下定定神：“沅姐，念吧。”说时，一瞬间她的脸红了。眼睛瞪得大大的，竖起耳朵认真听着赵慕沅吐出的每个字。信笺念完后，她垂下了头，不言不语。须臾，讪笑两声掩饰猝不及防的苍老憔悴。

况普天知道代念信的是赵慕沅，知她通文明理，是个有见地的女人，信笺的结尾处让她给小梅她娘再物色一门亲事，娘儿俩后半生也好有个依托。

陈姨叮嘱赵慕沅别给街坊们说这件事。她说累了、倦了，想沉沉地睡一觉。她想让赵慕沅代她回信，迟疑了一下，无奈地摇摇头，缓缓向家走去。

那天夜里，睡梦中的她会写字了。一封封的回信向况普天掷去，怨怼着他作为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唾弃着他跟那个异乡的女人。愤怒地将他肮脏的银子扔在地上，直视视地看着他，像一团怒火要烧毁曾经的一切。恍惚中他又回来了，她远远地看见他，像一股磁力吸引

着她的步子，羞赧的缓缓迎了过去，微笑着递上早已准备好的一瓶自制的香甜的红豆沙。

毕竟是女人的心思女人能体会到很多，陈姨走后，赵慕沅略感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怅惘萦绕于心间。

次日，湛蓝的天空中白云在漫天舒展。那些云朵像是带着恬淡念想，以一种留恋的姿态轻轻漂浮着。但也只能在西风萧瑟的推搡下作别她的爱情。

收拾好家务，柳洛秋他娘带着他拎着一一些果子来到了陈姨家。陈姨那幽幽哀怨的眼神，令她心酸，手里还攥着泪渍斑斑的信笺，揉搓伸展的已经有些皱巴巴了，但她只能故作镇定。陈姨自顾自地诉说着对况普天种种的付出，之后开始啜泣着，待筋疲力尽，目光呆滞，赵慕沅才轻轻抱着她，开始宽慰她。

陈姨擦拭一下眼泪，笑了。她忆起当年他落难，她父亲收留他后，他在田间魁梧健壮的身姿，她记得那样的感觉，那次他进城买东西，她正帮父亲扶着犁耙耕地时，他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接过犁把时，尽管只有一个小指压在了她的纤纤小手上，但她已然感觉到了那种令她心跳的力量。赵慕沅望着此时的她，莫名地涌出一种艳羡，眼前的她的确很动人，每一个神态都仿佛若有所指。

陈姨继续诉说着她跟他走过的美丽乡野、山脉、湖泊、温煦的阳光、苍绿森林，以及通往玉米田散发着泥土清香小径……。

赵慕沅待她情绪稳定些说：“有没有考虑况普天信中提出的想法。”话出，陈姨的眼神立即暗淡了下来。她内心挣扎着，过了一会儿，快速地摇了摇头。她说肯定有什么误会，她要回老家等他。那些泥土、阳光雨露，以及家乡的一切植物、林间的飞鸟及可爱的小动物，她相信他跟她一样无法舍弃。他一定会回到那里。

赵慕沅拥着她说，这样的执念会苦了自己。她是在梦境中回避一些现实性的东西，劝她想清楚。

赵慕沅说完，又不置可否的愣了愣，心想：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做呢，她是需要时间去独处。总之，她也不想去多想了，她有当下最该

想的事。

最后，小梅她娘坚定地对赵慕沅说：她不需要形同虚设的家。她相信，这一生不管跟谁在一起，心里面的真正意义上的家，是只有跟况普天在一起的日子。她曾很用心努力维护过那份幸福，遗憾的是可能方法不对，那只是种懵懂的努力。她要一直等着他，等他回来然后轻轻告诉他，那不是喜欢，是无尽的爱。

送他母子出来的时候，陈姨气色较早前好了许多。院落里，风平浪静，风儿似乎不忍吹散她的希望。只是轻轻的抚慰着她一颗柔韧的心。赵慕沅微笑着又宽慰几句：“终有一天他会放弃一切，永远的陪着她。”方才拉着柳洛秋回来。

又过了几天，小梅跟她娘回了山西老家。这让柳洛秋郁郁寡欢好长一段时间。他开始融入到一些比他略大些的伙伴中，与那些于己揶揄对立的群伴有时不免起些争执。但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跑，鼻青脸肿的他经常被母亲责打手背；他恨所有人，于是离家出走了。出了城在一堆麦垛间藏了一晚上，到中午跑到一个记不清名字的村庄。肚子咕噜直叫，他意识到事情并没那么糟糕，还是先不恨所有人吧；回到家，母亲抱紧他，眼泪滴到他的嘴角上，一切的不如意就在他呵呵的笑声中烟消云散了。

母亲告诉他，自从那日达鲁花赤去往伯颜府中交复公文，回到府中他爹就被辞了公干。他爹只是聊以养家糊口的赋税官，且那只是对街邻而言，确切说是个随从。他爹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被辞退，后来赋税官沉默半晌接说“看来传言是真的。想是朱光卿、棒胡起义事件竟真令伯颜有杀尽天下汉人最多姓氏者的想法。或许那达鲁花赤怕殃及前程，才责令我清点一些人员逐出府门的，你自己保重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之后他爹只有帮着娘亲赵慕沅暂且打理她外祖父留下的商铺。那时外祖父在城中经营丝制品商铺，街坊们称外祖父赵江公，外祖母难产归西，唯留母亲一女。父亲收税之时，两人一见钟情，喜结良缘。母亲说到跟父亲有关的事时，脸上总是有一片淡淡的红晕，眼睛也明

亮好多，到似跟街上看到的大不了自己几岁的那些女孩子一样的神情。有天晚上，母亲停下来对他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你长大了给娘娶一个好看的姑娘做儿媳。”他歪着头问母亲什么是“君子好逑”。母亲笑笑摸摸他的头说：“就是你只对她一人好，她也会只对你好。给你取名洛秋是因你生于八月，算命地说你犯桃花，也不知是个什么定数。”他问什么是犯桃花，母亲笑嗔他一眼说：“等你长大了自会知道。”他托着小下巴想来想去还是不知道这个桃花跟树上开的桃花的区别在哪。

“那我以后还能见到小梅吗？”

“这要看你们的缘分了。”

他想了想自语：“嗯，我还是不去找她了。她跟小宝拜过堂了。”他的小小自尊心在告诉他，他应该找一个清白无疵的女孩拜堂。然后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我不会去找她了。”

母亲却惊讶的看着他，“秋儿，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上次你跟小宝打架，他流了鼻血，娘亲不知跟他爹妈说了多少好话。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为娘初识你爹时曾有很多富家公子，各种缘由来给外祖父送些礼品。帮娘亲店铺的忙。你爹从来没猜忌过什么。看到门上咱家房屋下面的那块大石头了吗？”他点了点头。

“跟心爱的人相处信任是就像那块大石头。试想没有了大石头房子是不是经不住风吹雨打？”彼时，隐隐传来一阵悦耳的鸟叫声，一缕浮光自窗棂的空隙悄落于桌角处，母亲忧虑的眼神渐渐舒展。“秋儿，《楞严经》卷六之十者尚可记否？”

“孩儿当然记得，是为‘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瞋恚’么。”

母亲微笑颌首，“娘不期望你迅既悟其真意，此情理，因时光的不同而愍心亦有所不同，此后要常常潜心温故，自会融明其理。”他依旧懵懂的点了点头。

那些天，浮光掠影的梦里，鸟鸣于林野的悦耳声似是指引着他去什么地方，但他经常走一截，又不以为然地跑去跟伙伴们玩官兵捉强

盗了。

母亲说自己终身有托，成亲那天外祖父心情自是倍加愉悦。平时胸闷、喘息的不足以为被喜事冲得烟消云散了。当日不免多饮几杯，醉于榻上，岂料夜间咳得好厉害，折腾半夜才睡去，次日竟没醒过来。母亲无奈只得独自经营商铺。这些事情的因由，直到几年以后，他才真正瞥见一些端倪，意识到原来人世是那样的深不可测。有时仰望山巅白云，他会乱想：如果人们能住在“白云的故乡”里那该多么美好……凡此不着边际的种种遐想。后来意识到这是庄周的逍遥游影响了他，又过了些时日，他又读到其他篇章以及中庸之道，眼睛里又似乎看到了一些更深的景物。自由与拘禁太高或者太低，对于生存绝然不是人人能承受得了的。这两者中间似乎有一个点相互吸引，以平衡这万丈红尘。可是中间那个点，看不见摸不着，令他觉得实在很渺茫，想的有些累了，遂把这些念想抛诸脑后，不再理会了。一个人的时候，照常望着天边飘过的白云发呆。

父亲有天偶遇刘福通，两人相谈甚为投机，来来往往，时间久了加入了白莲教。早前柳江公之铺是以蒙族一乡绅之名经营。母亲不懂贿赂那些蒙族连襟，没过多久，另一蒙族商户觊觎店铺，跟一个录事司官员串通一气，以汉人禁商为名查封易主。柳钰抑郁之际溘然长逝。

赵慕沅母子俩再三受刘福通接济，想来也不是长久之计，遂返回原籍。母子俩依居于敬亭山下祖上留下的老旧宅子里。柳洛秋有天上山打柴遇猛虎，被山上一隐士张樵苏相救，张樵苏观柳洛秋，一表人才，天资聪颖，收为关门弟子，一身武功悉数相授。

昔日，赵氏娘家经商，就此一女，家境自然较平常人家富裕，柳江公所以请了教书先生，权当养子以聊寄余年，教她读些诗书经典，琴棋书画。赵氏现下抽空就教柳洛秋读些前人的文字经典。

“秋儿，时辰不早了，回屋歇息吧。娘明天还要早起卷筵棉条。”见半天没回应。“秋……”赵慕沅回头望着院落中的柳洛秋欲言又止。摇摇头自语：跟他爹当年一样，喜好之事，痴迷忘我。

一阵啁啾回啮之声隐约飘来，极为悦耳。柳洛秋止步于庭，一式

“冥会苍绿”使到半路，怔在那里侧耳倾听。倏地，激越清脆，转而又似溪水流淌，绵绵不绝；他心忖：原来是笛声，只是这笛声似飞鸟，似飞泉，令人心神酩酊。

恍惚间自身像是随着笛声轻轻飘浮而起，低头之际眼前之景又惊奇又兴奋。只见脚下点点繁星就像一条河流在围绕着中间一处耀眼光点缓慢地旋转。只觉这光点像是一种意念中的真知。而这“意念真知”在随着自身旋转产生的吸纳而逐渐地壮大增加着亮度。

笛声突然高亢，一阵刺眼的光芒闪过，眼前之景消失了。震撼之余不觉陷入遐想：“那光点为何会一直的旋转呢？”过了一会儿方才回过神来。摇头轻叹：“世间竟有如此绝妙曲子。”月色下闻声望去，笛声渐渐趋于低徊，像一条丝带轻轻飘落于山涧，渐渐地笛声消溶于岚若轻烟的含黛山峦。夜色寂寂，柳洛秋怅然若失。挽个剑花继续适才那招剑式，此招曾反复练习，始终觉得不能随心融汇。此时只觉轻灵异常，意随神会。心间清晰地出现好多变化，像一阵清冽之风吹散眼前笼罩的轻雾，顿然明朗。这令他心神大振。忽见篱墙外一片蓝绿光点一闪一灭，柳洛秋眼睛瞪大，绕出篱门瞄着光点走去，那光点却飘然向着一片小树林浮去。慢慢地停了下来，待得走近，光点渐渐变大，中间宛然一个女子形象浮在空中。柳洛秋恍惚中问：请问仙子是哪里人氏，我这可是在梦中？

柳洛秋我乃迦陵仙子是也，奉命前来助你渡劫。其声极为悦耳。

他迷惑地问：在下有什么劫数还请仙子明示。是否可教在下一些仙术道法？

仙子微笑摇头，不可，红尘之事只能随尘缘而为。我只指点你完成前世今生之使命。遇难解心结之时，只需默念“玉笛璆吟虚空寂”我即现身，不过别人是看不见我的。你我见面之事也不可对人言起，切记。说完飘散而去。

他回屋躺在榻上，沉浸于适才发生之事。只觉如梦似幻。暗自嘀咕：是自个小时常听娘亲讲一些有关仙女的故事，致使产生了幻觉？迷茫之际翻个身合眼假寐，继续遐想着那团极美的蓝绿光环。

赵慕沅轻轻往上拉了一下棉被，风儿清，笛声儿渺，山谷的小鹿儿往家跑，泠泠的湖水映绿叶哟，蝴蝶飞啊云儿淡，小鸟的歌声点亮黑黑的大眼睛，回家的小路红通通……赵慕沅唱到这里，轻轻一笑，斜目佯嗔着，你呀，都一十五岁了，还得为娘给你唱歌才能入睡。

人道是“物随心转，境由心生。”柳洛秋恍惚中渐趋于一丛林中，耳闻一阵啾啾悦耳之声。定神观望，原是一只鸟儿在树梢上方盘桓，其声清婉绝伦。少顷，绝尘而去，空中竟飘浮着两片羽毛悬空轻漂。暗忖：“莫非此鸟就是母亲昔日所说的迦陵鸟么。”神思中，只觉一阵清风拂面，但并不觉着有一丝凉意，浑身畅舒极了。他觉得这阵风是只属于他的。微笑自语：“只是这鸟儿们可曾知晓乘之而去的可是他的风儿么？”倏地，适才飘浮的两片羽毛在林中上方折叠成一个交叉图形，一闪一闪的泛起绿蓝色光芒。那种光泽美到极致，直令他屏气凝神的望着。渐渐地那束光芒向着山上的开阔处飘浮，他追呀追，山不是很高，但他就是跟不上飘浮的光芒。最后，终于消失于穹空。

这不免令他有些气馁，双手抱膝而坐，心间开始弥漫着失落情由。

清越婉转的笛声像一条清泠泠的水线，再度飘荡过来。轻柔的似乎穿过了身体，慢慢地萦绕于空中。眼前出现一小女孩被藤蔓缠绕，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悬空而挂，这一定是月亮家的小女孩。可能小女孩是不留神顺着月亮的眼泪滑下来的，他这样想。但月亮的家里有多少人，究竟有没有女儿，他不知道。此情此景不容他多想，立即起身，拿出闪亮的小刀挥舞着砍向藤蔓，不消几下便砍断了藤条，小女孩轻轻挣脱，向着他的方向跨过一步，但小女孩却对他视而不见。

“可能她看不见我这凡人吧。”柳洛秋寻思。

女孩抬头望向月亮之际，树上两滴湿露滴到了她的眼睛里，她看见他了，呆呆地盯着他一直看，看得他有些难为情。也只好勉强回个不自然的笑容。小女孩突然就“咯咯”的笑了起来。

笛声不知何时停了。他左右环顾，却见藤条又再度缠绕住了小女孩。便挥刀又去砍女孩身后的藤条。岂知这次砍竟砍到了自个左侧小腿上，登时鲜血直流，但他并没觉出有痛楚之感。藤条不见了，两人

一起坐在布满花朵的草丛中，该死的伤口，一定以为自个是朵花，不肯愈合，不安分地不肯离我而去。他这样想。

翌日拂晓。

“秋儿啊，快起来读书。”赵氏在外间一边卷筵着棉花片，一边嚷嚷着柳洛秋起床。柳洛秋坐起来伸个懒腰，揉了揉惺忪睡眼，起身自去洗漱。

少顷。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继昨日琅琅而诵。桌几一侧亦叠摞一些书籍，最上面一则为《论语》已然泛黄，但还算整洁。

娘亲，孩儿读了两个时辰，饭是不是好啦？嘿嘿

嗯，准备吃饭吧。

娘亲，那局对弈还未分出胜负，不如我们下完再吃饭吧？

他娘吁了口气笑了笑，好吧，不下完，怕是你不会安稳的吃饭。

柳洛秋双手各擎紫檀围棋盒走至院落，从袖中抽出一块素净蓝布轻轻擦拭母亲待坐石凳，又擦擦自个胯下的。赵慕沅过来先坐下，他方坐定。

棋盘石槽里有星微的绿苔丝儿、如梦方醒。不远处秋蝉断续的鸣叫声闻之凄切、令人不忍。“娘亲，昨夜有雨么？我竟不自知。”

赵慕沅挤着眼捏了一下他的鼻子，“你呀，睡得像个小猪，雨点滴到窗子之时，娘起来给你加了床棉被。闲话休叙，快快落子。”

母子俩复盘继昨日之局厮杀，至五十五着柳洛秋落下白子后，赵氏睨着眼看了半晌，若有所思地说：这一子解双征你终于有所领悟，娘输你十一路。好了，吃饭吧。”

哇，香椿炒鸡蛋，瘦肉粥。都是我最爱吃的。

早点娶了媳妇，娘就不伺候你这张刁钻嘴了。话音刚落，秋儿他娘，在吃饭哪。邻居张婶进来打断了娘儿俩的话茬儿。

张婶你坐，你也用些？对了，先前那两升米，一会儿儿从集市回来给你送过去。柳洛秋他娘堆着一脸的笑容赶忙打了个招呼。

刚吃过出来的，米的事不谈，我家那浑小子阿白跟他父亲去选马

种还得半月才回，我一人用不了多少口粮的。这几年科举恢复了，想让他考个功名，哎，他却无意这些，每每早间路过你这门庭，听闻秋儿那读书声朗朗上口，真是个好孩子。快别提了，不是我嗔着他，早放下了，我说这是我们汉人的文化，就不为功名也得学啊，这是你爹临终前再三交代过的。好说歹说才勉强读着。对了，张婶，你若是有其他事的话不妨直言，你我都相处这些年了。哎……也不知该如何开口。此时的张婶有些显得有些难为情。赵慕沄微微一笑，你看你，这山脚下就我们这几十户人家，都跟一家人似的，你这样就拿我当外人了。

昨日进城买些染料，听人议论说，之前那个脱脱还算为咱汉人办了点实在的事，是个有作为的宰相，后染病辞职。而今各地灾荒频频，那脱脱又被启用，施行更化，治理什么河患。各地正欲征集修河道的劳力呢。我的意思，你家秋儿习些武艺，能否去接我家阿白回来，他去往六合那边选马种，已经月半有余了，我这几日彻夜难眠。听说那边已经准备征集劳力了，我怕被官府抓走。张婶说到这里轻轻擦拭湿润的眼眶，进来之时手里本就拿着帕子。观情形昨夜对她来说是个难眠的夜晚。

赵慕沄看一眼柳洛秋，这本没什么，何尝不是当初令他习武的初衷呢。只是，这孩子才在山上修习不到两年，前些时日他师父下山路过，略坐了一会儿儿，也说他根基不稳，还得两年呢。又没出过远门……张婶听到这里抽抽泣泣着插话：我就这一个独苗，你说这爷俩有个好歹，我往后可依靠谁？柳洛秋在边上一直思忖着，心下早定了个主意。闻及此处，挺起胸膛过来赶忙插话：娘亲，我可以的，让我去接阿白吧。张婶脸上露出了笑容，你瞧多有出息，他既这么有信心就让他去吧。我这还有二两银子，路上也好用度。说时那银子已塞进赵氏手里。赵氏望了望早已冒着急切气儿的柳洛秋撇着嘴笑了笑，张婶觉得你能肩挑此事，那你就去吧。六合城离此四百余里，遇事要冷静，路上不可贪玩，若有负你张婶所托，回来定不饶你。柳洛秋信心十足的连连点头，当下收拾些简单行李，便奔赴六安而去了。